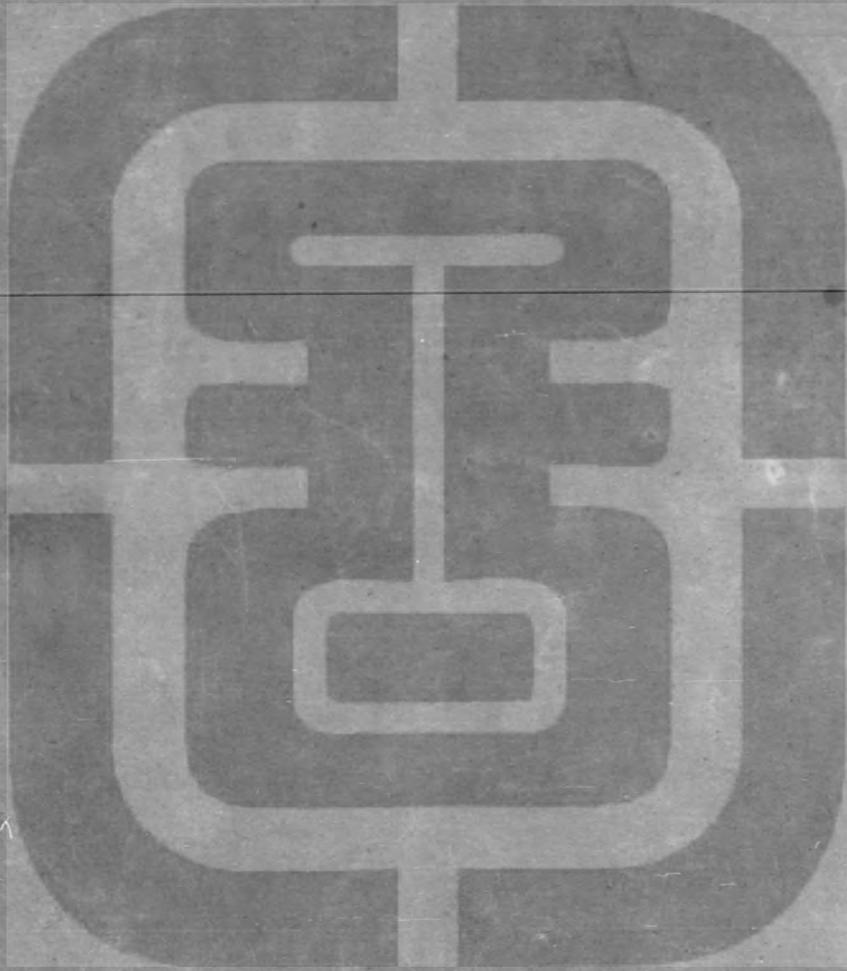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卷九

終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杜氏

盡十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

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兵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

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之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駘鼠食郊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裁

經

經

上而同作答切周也適也

裁設設版築為圍壘版築廣丈高倍廣丈厚厚一丈夫屯夫屯

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

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各別係繫而

出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從國在

南求田以自安也蔡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

權聽命故楚師還還蔡人更叛楚就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既

報樽季也樽季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遂入越郡吳縣西南大湖中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

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

夏同姓諸侯襄四年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

傳曰澆用師滅斟灌也后相失國

依於二斟復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

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

甚澆能戒之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逃奔

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

堅姚及音驕

石馬王之子

膳羞之官賴此膳羞之官賴此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有

也虞思自以二女也虞思自以二女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方十里為一成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始以收復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麇自有

滅澆而使女艾謀澆使李抒誘獯

豷澆弟也李抒豷澆弟也李抒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兵不知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

難為具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入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介在蠻夷而長

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二十

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

起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

不告敗也同故復發傳夏四月齊侯衛侯

救邯鄲圍五鹿趙穆以邯鄲叛范中行吳之

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

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

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對

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

其亡也以民為土莽是其禍也莽草楚

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

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

正訓楚也使懼而禍之適其其何日之有言

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

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齊侯

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

帥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性能

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

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三

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宦室不觀觀臺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在國天

有蓄癘癘疾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所

嘗者卒乘與焉所嘗其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見曠吾

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

有妃嬪嬪御焉

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

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巴安能敗我

為二十二年越滅其起本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

氏經二年春王二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邾人取之

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繹句繹邾地取之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定四年盟

臯臯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

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

師戰于鐵鄆師敗績

皆陳日戰大崩日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

孫孫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葬

十有一月蔡

遷于州來

畏楚而請遷以自遷為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

懷王而欺大國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

絞邾

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

苦郭公之橫

僕子南靈公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曠奔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

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大夫士君命

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夏衛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乎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

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

必聞之言當以臨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曠之子出

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

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北流過使太子繞繞者始

服八人表經偽自衛逆者故衰經成服告於

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

子姚子般送之子姚子般士吉射逆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

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罕駟自

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

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必大敗之從

之下戰龜焦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謀協以故兆詢

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得簡子

誓曰范氏中行氏及陽天明不事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士田十萬十萬

也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厥志父

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若其

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素車樸馬以載無入

于兆兆葬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甲戌

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登

鐵上鐵立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

去計反鑽龜之鑿也詩爰契我龜註開也

子良授犬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快簡字

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

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羣子勉之

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二十子

夫羅無勇褻之褻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疢作而

伏疢瘡疾也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

文王周文王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葉

故曰文祖廟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各釋君晉

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

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或右敢告無絕筋無

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祔三祖羞集成也太

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于車中斃也獲其蠶旗蠶旗名太子

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

猶獲犬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

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字也喜大傳使曰雖克

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

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范氏田

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之者以吏請殺

之趙孟曰為其生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盜旗於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

孫林殿而射前刃多死列趙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弩嘔血弩衣嘔

吐鼓音不衰今由我上也功為太子曰吾救

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

鞞將絕吾能止之止使我御之上也駕而來

材兩鞞皆絕材橫木明細水也吳泚庸如

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

梅故因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

不特遷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

他刀切音猶弓衣也鳥候切音謳

羊進反

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威不稱衛非叛人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五月辛卯相官僖宮災天火季孫斯叔孫

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

縣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

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之黨冬

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叔孫州仇仲孫

何患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夏五

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踰公宮相僖災相公

廟救災者皆曰顛府言常人南宮敬叔至命

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

御書進於君者也日尢女而不在死尢具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以待

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百官官備府庫慎

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濟濡惟慕鬱攸

伯 甲

從之鬱收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澆蒙葺公屋以濡物暴

自犬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葉後助所不

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伯至命

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栢子至御公立于象魏

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

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今之法干象魏曰舊

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

拾藩也槐富父終生之後藩汁也於是乎去

表之橐表火道風所道還公宮開除道使

相連無孔子在陳聞火曰其相僖乎言相僖親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襄

弘事劉文公為之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

討責周與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終違天秋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相子之寵臣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

女也則肥也可子也季

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

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立之

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也公

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之

者召正常正常不反又畏康子也傳備冬十月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荀寅伐其

郭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

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氏趙氏癸丑奔邯鄲十一

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

言其君蔡公孫辰出奔吳殺君賊之葬秦

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夏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殺晉人執戎

蠻子赤歸于楚晉耻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

本屬楚城西郭無傳魯西六月辛丑亳社災

無傳天火也高社殷社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卒無傳同盟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是以

緩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承承音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

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

之錯後至錯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一人併

如牆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

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夏楚人

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字楚大夫也此蔡之故

地人氏楚因以為邑致方城之外於緡關負函

緡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其夜結期明

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單浮餘圍蠻氏

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

人猶人家

雒以東楚司馬敗也至陸渾縣屬南鄉郡司馬起豐析與狄戎

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莒

和莒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

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未寧時有蒞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

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蠻子以詐且將為

之下蠻子聽下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

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地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秋七

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庚

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臨晉邑十二月

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黶逆

時陰人孟壺口

八邑，晉地，樂在趙國平棘縣西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

有壺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

與鮮虞會也

經五年春城毗

無傳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再同盟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

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

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

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

讎不及公

公家之事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

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

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

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為吉射距夏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助范氏故也齊

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

諸子鬻

嬖之子荼壁

諸子庶公子也鬻嬖景公妾荼安孺子

諸大夫恐

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

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

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

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子高張寘

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奔皆景公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理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鄭駟秦富而

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

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丕守其位而能久者

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無傳備晉也任城尤晉趙

經六年春城邾瑕父縣北有邾婁城晉趙

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相

無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齊陽生

入于齊為陳乞所齊陳乞弒其君荼朱毛與陽生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

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無宋向巢帥師伐曹無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

寅于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

城父陳盟在昭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

立茶陳乞欲害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言其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皆

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盡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

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欲下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

夫曰二字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

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

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

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

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官昭子聞之與惠子乘

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國人追之國夏

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圍施不書非

卿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

敗於柏舉今若退退亦是敗奔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

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聞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

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君許立立君之

子亦順也一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

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潛師密發也閉

塗不通外使也越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

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

其當王身乎

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

不及他國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穰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

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

四水在楚界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

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

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

有此冀方

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

同都無州不易地而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

率常可矣

又逸書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

八月齊郟意茲來

奔ス高國ハク陳僖子使召公ハク子陽生ヲ
在八月下記

事ノ之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ニ且于ハ齊公ノ子ヲ
且于ハ魯南郭曰

掌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ニ乘故又獻此請與ト

子乘之ニ畏ル在家ニ人ノ聞ク其言ヲ故ニ欲ス出萊門而告ク

之故ヲ魯郭ノ闕止知之ヲ先待諸外ニ闕止ハ陽生ノ家ノ

外ニ欲ク俱去ト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ト壬也處ニ壬ハ陽生ノ

戒之ヲ遂行ニ飛使レ無ク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ヲ故ニ

至ル不欲ク言フ人ノ知ル也國ノ人ノ僖子使子士之母ヲ

養之ヲ隱ニ於僖子家內ニ與饋者皆入ル陳僖子又ト

饋食之人ノ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ニ盟諸大夫鮑子ヲ

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ハ鮑牧ハ臣也差ハ曰此ト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ト

子之命也ト見ル其醉ト故誣レ之ト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ト

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ト孺子ハ茶也景公掌ト

之ハ茶ハ蠟ノ地ノ悼公稽首ス悼公ノ曰吾子奉義而行ト

者也若我可不ニ必亡ニ一大夫ヲ言ハ已レ可ク為レ君ト若シ

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

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

子固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

去鬻姒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賈

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

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

器一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信子不對

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以齊國之困

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少君不可以訪是

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毛曰君大訪於陳子

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恐駘人不

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父冒淳地名實以

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

他亦反

經七年春宋皐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夏公會吳于郟郟今琅邪郟縣秋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外內之辭宋火

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

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

郟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于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

年一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牢之君若

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

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上物天以為天之木數也天有十二次今

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不與必

弃疾於我放弃凶疾乃與之大宰蘇召季康

子蘇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蘇曰國君道長

言君畏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

以為禮畏太國也畏大國不敢大國不以禮

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

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

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

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

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非以為禮

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郛以吳為無能為也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

國不信大國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

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與仁也孟孫曰二三

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孟孫

伯欲使大夫不逆也

其言惡猶安也

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王附今其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

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諸言

侯相伐古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代邪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

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邪而以衆加

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邪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

出季孟意異故直秋伐邪及范門邪鄭門也猶聞

鐘聲邪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

茅大夫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邪言以吳二千

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

以此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邪處其

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邪衆保于繹繹邪山

北縣師宵掠以邪子益來益邪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庚子無法獻

于亳社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

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邪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厚之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

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依馮而背君之盟

辟君之執事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

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於郟衍郟衍即郟也郟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

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也四方

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賊八百乘君之貳也

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邾賊六百乘君之私

也為私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乎從之為明年吳

傳我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

患也不可以不救相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

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相且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

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

好弋獲白馬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

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

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

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蔡五邑於其郊

曰黍丘掛立大城鍾邗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

立亭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背晉而好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楮師之讎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

告吳伐我夏齊人取讎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

在東平剛縣北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齊人歸讎及闡

不言來命歸之無自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楮師子肥殿子肥宋大

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師待之公聞

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

殺之終曹人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問可伐否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

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

魯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

亡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也

若有伐本國者則所託也則隱為之隱惡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私怨惡廢棄其鄉

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

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乎率乎必辭王將使我子張

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

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急則人人知懼諸侯

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

讎也與國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

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故由險道欲復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人因於吳竟

田焉僑田界拘郈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

滋郈人亦僑田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郈人教吳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

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

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

音橋 旅寓而居 烏侯切久漬也 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沤麻治麻 以水漬之

魯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其邦吳師克東陽而進

舍於五梧明白舍於蠶室魯地公賓庚公甲

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

析朱鉏為三一人皆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

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明由舍

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

三百人及稷門之內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

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求與將盟

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

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

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

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

曹當之而後止釋會也魯人不以盟為子服欲

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吳人盟而還不

盟耻齊悼公之來也在二五季康子以其妹妻

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

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

我取謹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

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

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

使太宰子餘討之子餘太宰囚諸樓臺稱之以

棘稱維也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子相公

也為二十一年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泄

盟賓如臧會子齊閭立明來泄盟閭立明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略

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魴侯所通者鮑牧又謂羣

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

在殿切

陽生故諷陽生故諷公字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陽生故諷

居於潞以察之潞齊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潞齊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

道使以二十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冬

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宋皇而葬速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立書取覆而敗之夏楚雍立路屬陳留

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

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

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鄭武子賸之嬖鄭武子賸之嬖

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字達也請外取許許瑕求邑無以與之

之瑕請取故圍宋雍立宋皇瑗圍鄭師許瑕

每日遷舍作壘壘合其圍鄭師哭子姚救每日遷舍

之大敗子姚武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立子姚武

使有能者無死能也以邾張與鄭羅歸鄭之

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之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旁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

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之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

陽火陽得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姜齊姓子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

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

又得北各位敵不可于也言不可于炎帝

為火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

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

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鄭方有罪不可救

也鄭以嬖寵伐人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

則當伐宋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

泰乾下坎上之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

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宋鄭甥舅也

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

為宋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

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冬吳子使來

徹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書會從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疾赴故夏

宋人伐鄭無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無葬齊悼公無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無傳書歸薛伯夷卒無傳赴以秋葬薛惠公

無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

不齊以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

貢之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郟

鄭齊地邾邾不書兵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

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大夫夏趙鞅

帥師伐齊以復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

於此起兵謂往歲卜我來不吉事不再令

也不襲吉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

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秋吳子使來復傲師伐齊未得志故為冬

楚子期伐陳陳即名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

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

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

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一年卒至十七

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

今壽九十餘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

出奔鄭書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

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與

我而不與戰艾陵齊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

奔宋書名

傳十十年春齊為鄆故鄆在國書高無卒帥

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季孫謂其宰冉

求冉求魯人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

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自度力不能使使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

季孫告二子二子子叔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

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屬臣屬也言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

車羣室都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

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當子

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

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俟於黨

氏之溝黨氏溝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

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非求非已不欲戰

故不子武退而蒐孟孺子洩帥右師孟孺子洩帥右師懿子之

伯子武顏羽御郕洩為右氏臣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季孫曰須

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必能用命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辛

兵精老幼守官次于雩門之外南門也五日右師

從之五日乃從公救務人務人公為見保者

而泣保者曰事充稅政重稅上不能謀

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戰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

曲稷曲郊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乎也請三刻而踰之與殺三如之眾從之如

遲言乃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逐

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孟之側後入以為

毀之側孟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戰善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

誰不如我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為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

能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其師

宵謀曰齊人遁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二子與孟孺子羽銳敏疾也言欲戰我不

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

為與其嬖僮注錡乘皆死皆殞也孔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冉

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

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夏陳轅頗出奔鄭初

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有

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鐘國人逐之故出道渴

其族轅咄進稻醴梁糗服脯焉糗乾喜曰何

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醴糗曰何不吾諫對

日懼先行先見之速不從言不從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

齊欲以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贏齊邑也

中軍從王中齊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

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

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宗子陽與閭

立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桑掩齊御國子

公孫婁曰二子必死勸之將戰公孫婁命

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陳子行命其徒具

含玉子行陳逆也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吳髮短約繩也東郭書曰三

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弦多以琴

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陳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

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甲戌戰于艾陵展

如敗高子齊國子敗齊門巢吳王卒

助之ク大敗ニ齊師ヲ獲國書ヲ公孫婁ト問立明陳書

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ヲ以獻ス于公ニ以

兵ヲ從リ故ニ將ニ戰ハ吳乎ト呼テ叔孫ヲ叔孫武ト曰ク而事ス何

也ト問フ何ヲ對テ曰ク從ニ司馬ニ從リ吳ノ司馬ト王賜テ之ニ甲劍ヲ也ト

曰ク奉爾君事ヲ敬無廢命ヲ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賜ハ子貢ト孔ト曰ク州仇奉甲從君而拜ス公使シ

大史固歸國乎カ之元カ歸ル於齊ニ也ト元首ト真ニ之ニ新ニ

篋ニ製ス之ヲ以テ玄纁ヲ製ス薦ヲ加組帶ヲ焉ト真書ヲ于其上ニ

曰ク天若不識ス不衷ク何以使下國ヲ言ハ天識ス不レ善ト

吳將伐齊ト越子率其衆ヲ以朝焉ト王及列士皆

有饋賂ヲ吳人皆喜ス唯子胥懼シ曰ク是豢吳也ト夫

豢養也ト若人養犧ト諫曰ク越在我心腹之疾也ト

壤地同而有欲ス於我ヲ欲得テ夫其柔服ヲ求濟ス

欲也ト不如早從事焉ト從事ニ擊シ之ト得志ス於齊ニ猶獲石

田也ト無所用之ト石田ト不レ越ス不レ為ス沼吳ト其泯矣ト

使醫除疾ト而曰ク必遺類焉ト者未之有也ト盤庚

之詰曰其有顛越不兵則劓歿無遺育無俾易

種于茲新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歿絕也育長

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

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

為王孫氏私使至齊屬其子改及役王聞

之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將死曰樹吾

墓櫬櫬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

必毀天之道也越久朝之伐齊勝之盈之秋

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百矣

子朝子朝宋人仕其姊嬖姊所嬖子朝出

初妻之弟寘於犁犁衛而為之一宮如二

文字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

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取

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遺疾之弟

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

左氏二十九

孫子名之後也

舉雅切音費山楸又
可為杖

弟三字俱娣

疾之妻疾臣向魋子カ之魋為ニ宋ノ納美珠焉與之城

鉏宋ノ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

出出ハ在ニ城鉏人攻天叔疾衛莊公復之カス使使

還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隕葬於少禘終ニ言フ疾カ之

隕隕少禘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

田カセ僕御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儀カ子ハ大叔遂

聘之生悼子悼子ハ大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

夫夏戊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ニ其孔文

子之將攻天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

事則掌學之矣胡簋禮器各リ夏甲兵之事未

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日鳥則擇木木豈能擇

鳥以テ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

國之難也圉ハ文字各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及

之乃歸於是自衛反季孫欲以田賦立

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二十頭今使冉

有訪諸仲尼仲尼曰立不識也三發卒

日也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言也仲尼不對不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

行也行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

其薄如是則以立亦足矣立八十六并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

常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

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

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改法重賦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公會吳

于橐臯橐臯在淮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

鄆鄆發陽也廣陵海陵宋向巢帥師伐鄭冬

十有二月螽周十一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一月實今之

傳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夏五月昭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

之孟子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一人不反

通

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孔

子與用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孔子始

也統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公會吳于

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故心以制之其制

義玉帛以奉之奉贊言以結之結其明神以

要之要以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

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

羽子羽衛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

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國無道必

奔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往也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擊國狗之瘞無不噬也

瘞狂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

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而卒辭吳盟吳人

藩衛侯之舍籬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

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禮以禮

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饋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兵不

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

犬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

者犬宰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

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

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

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犬宰語說乃舍衛侯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今伏在今十月

山与岩同古字

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猶西流言未盡沒故知

例論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由彌作頃立

玉暢島戈錫凡六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

是俱奔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五年鄭

人為之城城以處平九月宋向巢伐

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島十二月鄭罕達

救島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一月螽上今

別者立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島

覆而夏許男成卒無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陳留封立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

諸侯故史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無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葬許

元公無九月螽無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無傳平且衆星皆沒而孛盜殺陳夏區

夫無傳孺盜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季孫雖

正曆失閏至此年故復
十一月冬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島師鄭子賡

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

于岳獲成謹郟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處之各

不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

周卿士也不書書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隊

也隧道疇無餘譚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郟吳

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土觀

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曰

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以見

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

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譚陽越子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

庸壽於姚地守故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到七人於幕下以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先爭敵血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晉人曰於姬姓我為

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

大事未成一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十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

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大字死乎且夷德輕不忍又請少待

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王

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

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

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敵邑將改職貢魯賦於

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

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

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刺之有焉吳人乃止既

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

於魯矣何景伯將以二葉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太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

也魯襄公若不曾祝宗將曰其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

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

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

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

相識曰佩玉繫兮余無所繫之繫然服節備也巳獨無以繫佩

言吳王首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

也睨視也褐寒賤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

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王欲伐宋

不如累切音誰上声垂耳也又佩垂貌

文一作丈是

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魯黃池大宰

語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終伍身之語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杜氏 盡二十七年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

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

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

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

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

言西狩得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

用日獲 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孔子所脩之經

舒州庚戌叔遷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食之

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

邑莒子狂卒無傳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

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

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

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

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饑無傳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太以為不

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小邾射以句

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

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

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

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使子路子路辭季康

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也濟成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

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也及即位使為政

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

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

陳氏宗也遂執以入執遂陳氏方睦欲謀齊

子我逢之和族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

酒肉潘米泔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

可以沐頭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為

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有喪

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

僂望視目望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欲為子

臣吾憚其為人也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

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我遠於陳氏矣言其遠也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不遠

也從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

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葉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

齒宣子夷穆子安廉立子意茲子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予我在

帷帳也聽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侍

人禦之子我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公執戈

將擊之疑其欲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言將為成子出舍于庫怒故聞公猶怒

將出曰何所無君子待抽劍曰需事之賊也

則需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

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

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奔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

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子方取道及而衆知而東之車逐使東

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

庚辰陳桓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執之言

不及此悔不誅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盈公

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

請討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鞶向魋邑

因易邑為公音安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

鞶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

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

育之皇野皇野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

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迹人來告

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熒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

公曰雖黽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

命君憚吾子難以下游戲野曰掌私焉尊試君

欲速故以乘車逆予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

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

予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黽要不負對

曰黽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瑞符節以命其徒攻相氏相氏其父

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新臣曰從吾

君之命遂攻之子頑騁而告相司馬子頑相

司馬即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

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黽

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六月使左師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黽恐公怒

還入不能亦入于曹取質曹劫曹人子弟而

國

渠宜切音奇

以實之欲自固魁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

將若之何乃舍之子舍曹民遂叛之向魋奔衛

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

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相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

而適齊牛相魋弟也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

攻之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示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

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此有甲午

齊陳伯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伯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白子告季孫

孔子辭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去故言後初孟孺子洩將

圍馬於成也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民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有司之使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內祖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許請聽

使懼不歸不歸成爲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丕出奔北燕無鄭伯伐宋無秋八月大雩無

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冬晉侯伐鄭無及齊平

魯與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無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

輸以備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宜城廣

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爲

楚所及良而卒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

斂メ於ニ棺ニ造ス於ニ朝ニ介ヲ將シ命ヲ吳ノ子使天宰嚳勞且辭曰以永

潦ノ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動貌以

重ス寡カ君カ之憂寡君敢テ辭ス上介辛尹蓋對大蓋陳ノ

貞子介ノ曰寡君聞楚為不道將伐吳國也存重滅

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用君之下吏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猶言世

世廢日共積殞斂所積喪之用一日遷次

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葬也且臣聞之曰

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朝聘道死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

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

奔之是奔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

有言曰無穢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

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

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華尹秋

齊陳瓘如楚瓘陳瓘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

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

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

事孔子故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

公孫成公孫成成宰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

之心況齊人雖為子投其有不貳乎魯齊人

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

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

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

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伯告曰寡

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

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

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

音提斷削

館陶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

五百二十五家為一吳人加敝邑以亂年

齊因其病取謹與闡亦在寡君是以寒心若

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乎病之

乃歸成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齊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裡孔圉孔文子

嬀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

內通伯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大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

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良夫為太子請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

圍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蒙衣為婦人服也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

以告自稱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

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介被甲與

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悝欲令遂劫遂劫

以登臺爨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行

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

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

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

不須踐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子子羔

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字曰無入為

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

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

入因門開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

之言已必繼孔子懼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

二子崩賈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不使冠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莊公害

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先謂司徒瞞成曰寡

人離病於外又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

欲與之伐公不果此褚師擊子為明年曠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

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

成出奔宋即曠成夏四月己丑孔伋卒告老去

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

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一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曠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曰蒯聩得

罪于君父君毋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奔ステ兄弟實諸河上河上ハ威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

焉使下臣盼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盼

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

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方天之休天

方授爾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夏四月

己丑孔伋卒公誅之曰曼夫不弟不慈遺一

老裨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是天子

也屏也滄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病

也律法也言喪也尼父無自律病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各失則愆失志為昏

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君兩失之六月衛侯

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重酬之大夫

皆方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冊及西

門平陽使貳車反柩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

大夫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殺伯殺

許公為反柩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

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必

使先射二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殫子伯

或以其車從從公得柩於橐中孔悝

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

十九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年鄭人甚善

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

之如初晉人使諫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

之期子木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

人省之得晉諫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

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葉公子高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葉公曰

周仁之謂信也周親率義之謂勇也率行吾聞勝

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復謀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

褒信縣西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

南有白亭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

得節制

此讎不遠矣此子西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

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次第我

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

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我自子西不

後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郟士二郟士子西子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

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

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

辭告欲作亂卑承之以劍不動按劍指勝曰

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請以戰備獻

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許之遂作亂秋七

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

面而死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扶豫章以殺入而後死以效其多力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

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

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方城之外皆曰

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徵幸者其求

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

而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

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計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

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

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

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胃乃胃而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歲年日日以幾其君若見君面是得文也安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

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胄而進言華公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欲與白子高曰微二字者楚不國矣子西

敗子期也拍舉之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微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

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郟不克則烹固其

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燕勝黃氏

黃氏黃氏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國寧寧安乃使

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

於葉傳終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求酒於大

叔僝子叔遺不得與下人比而告公曰君

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言占卜乃逐犬

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

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良夫代執火者

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

而擇材焉可也若若不利器可得也輒若不

其身因豎告太子太子太子使五人輿豨從

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且請殺良夫公曰

其盟免三死盟在二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

幕皆以鹿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

請使良夫以良夫應良夫乘衷甸兩牡一輶

紫衣狝裘紫衣君服至祖裘不釋劍而食食而

不敬太子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樂之笠澤夾

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別為左右屯使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

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

敗之左右向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晉趙

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

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

為也恐晉君為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孫

之孫詐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

救衛國觀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

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

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

往戰自將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也楚

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

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掌輔

今復可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

賤昔楚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左史

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

申俘也文主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

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令尹有憾於

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天若亡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臣懼右領與

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

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終鄭裨竈言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

令尹枚卜不斥言所下以沈尹朱曰吉過於

其志志望葉公曰玉子而相國過將何為相

將為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衛侯

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

陽城陽城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陽城縣縣

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天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

余為渾良夫天無辜本豎賞免三死而井數一時之事為三罪

殺之故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救占之筮史曰不

害與之邑寘之而逃本宋言衛侯無道不取以實對懼難

而衛侯貞下之吉其繇曰如魚窺尾窺赤

勞則衛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此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入其郛將入城簡

子曰止叔尚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

之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辟蒯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翦之其邑

聚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圃石圃衛鄉未

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

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拊股終如トノ言戎州

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カ戎州人

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州人初公自城上

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鬻之以為呂姜鬻呂姜ハ

夫人鬻夫ハ人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

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

人請平立公子起起ハ靈執般師以歸舍諸路

潞齊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

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郟衍之

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發陽之役衛石

魼發陽郟也在二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彘也武

伯各也郟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執宋皇

瑋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瑋之子康瑋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兕鄆般

右師

邑以與之鄴般愠而行告相司馬之臣子儀

克克在下邑不與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

將納相氏公問諸子仲子仲初子仲將以祀

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相麋曰必立伯也

我伯非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

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公執之執之皇

瑋奔晉召之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瑋公聞其情復皇氏之

族使皇綏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巴人伐楚

圍鄆鄆楚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

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故

命之命以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

何卜焉寧子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寢尹

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干以

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遂固敗巴

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

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也官書

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古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其是之謂乎志曰

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也夏衛石

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於故衛侯輒自齊復歸

逐石圃而後石魋與大叔遺皆蒯瞶之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

楚公字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越冥

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越報三夷男女及楚師

盟于敖從越之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

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其孫弘言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晉晉代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

晉公室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

聽弗聽吳公子出居于艾艾其邑遂適楚聞越將

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吳人殺之量其力二十一月越圍吳趙盍降

於喪食

趙孟襄子無恤時

楚隆曰三年之喪

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黃池在十三年

先主簡子質盟信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

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也嘗試

乃往先造于

越軍曰吳犯閭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

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忘之不從請以視之

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降

敢展謝其不共也 陳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

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

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簞小 使問趙孟

問遺 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

所為而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

具主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退無謗言

則止主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

魯適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

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因歌之曰魯人之

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綏也高蹈猶遠行

不知魯齊誓首故使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我高蹈來為此會是行也公先至于

陽穀先期也齊問立息曰君辱舉王趾以在寡

君之軍息問立後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

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次舍請除館

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

傳二十一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

為無道執父立乎越人歸之大夫革奔越隱

八年為吳所
四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角東二角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

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之史墨子齊之言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友季指字也

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

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

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

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

繁乎繁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夏六月晉荀瑤

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字高無李帥師御之知伯視

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

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

知伯曰君告于天乎而卜之以守龜於宗桃

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以取我英立君命瑤

非敢耀武也治英立也治齊取英立以辭伐果足

矣何必レ卜レ士辰戰于犁丘犁丘也齊師敗績知

伯親會カラカニ顏庚顏庚齊大夫秋八月叔青如越始

使越也越諸執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曰昔滅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魯二十六年宣叔

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十一年寡君欲徵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滅氏以滅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滅石帥師

會之取廩丘石八滅賈如之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

備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

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衛言

也衛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生曰滅石牛生曰

大史謝之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牢禮

不度不禮度敢展謝之終滅氏有邪乎又無道

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而立公乎何亦無

道何大子公守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

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也對曰無之公

戶快反

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也孝惠娶於

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以荆為大夫國人始惡之公閏月公

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主太子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計已故

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也

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韞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韞公怒辭曰臣有疾異

於人是有疾若見之君將殺之殺也是以不敢

解韞不取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褚師

出公戰其手抵手屈曰必斷而足聞之褚

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亡為幸

許用切音入

左氏三十

三十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待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

要公有忿使入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

其幣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救疾之從

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少畜於公以

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又公使

優狡盟拳彌優狡非優也拳彌衛大夫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鞮登公孫彌牟喪邑公文

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

以作亂皆執利兵無堵執斤所執使拳彌

入于公宮信進之而自大夫疾之官謀以攻

公郵子士請禦之郵子士彌援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言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

逞欲先君崩賸也亂不速奔故且君嘗在外

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聞

也乃出將適蒲蒲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郵郵齊界上邑彌詐詐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冷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

以鈞越越有君宋南近乃適城鉏彌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

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公為支離

之卒陳各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衛人病之

懿乎知之內聞見子之子之公孫弥請逐

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馬若見君有入若逐

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間不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更遣

諸其室難面逐揮出信弗內弗內五日乃

館諸外里外里公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

求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

於五梧魯南郭重僕為公見一子曰惡言多

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公宴於五

梧武伯為祝祝也惡郭重曰何肥也其貌季

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重言

隨君遠行劬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激以

三桓之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七年公

起孫邾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

后庸宋樂茂納衛侯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

衛侯司城子潞文字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

待之必毒於民也乃睦於子矣睦師侵外

州大獲越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掘褚師定

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也平莊陵名也

文字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

之命無佗納衛君而已文字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

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日期則

爲此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司徒期聘於越

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

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

遂卒于越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官

未有立焉於是皇綏爲

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

靈不綏爲左師

樂朱鉏爲大司寇

六卿三族降

因大尹以達

聽政

之レ以テ自レ通ス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テ

令ス不レ告サ君也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レ

之使盈其罪也重而無基能無散乎也重而也

無レ德ヲ以テ為ス冬十月公游于空澤也辛巳卒也

于連中也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也奉也

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也梁國虞縣東也

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也

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也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也

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也

城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也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也

之罪也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也

外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也

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也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也無也

門也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

地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

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

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

大尹徇曰載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載氏即子潞樂氏與

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載氏皇

氏欲伐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

我伐公則其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

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

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

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二十八年衛

成公奔楚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

入盟在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

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

表一本作傳

左傳三十一

三十一

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

則賜不識所由人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順之詩周頌言無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強惟得人也

而國於何有主四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

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二月盟于平陽西

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

言及子贛思子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不及與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

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晉荀

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

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

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

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

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陘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太

國在敵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

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

我卜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

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

罪蓋知伯誣陳子故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衷善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木之顛瑤何有

焉言陳滅於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

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

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桓曰無及

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

告寡君成子疑其有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

亡名自恨已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今我三不

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後

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三桓亦患公

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

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

公孫有涇氏有涇氏即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

魯人立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

之則可行也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也保守

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鄩

魁壘鄩魁壘賂之以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

死將門門攻鄭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

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對曰以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

能忍耻度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

是甚知伯也毒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

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

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

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大尾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including the name 'Liu Hui'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